

諾亞方舟和史前世界洪水質疑

劉興詩

(成都理工大學地質系)

1

諾亞方舟故事盡人皆知，歷經反復研究，早已被嚴肅科學家否定。不意近日又有一個由香港和土耳其有關人士組成的探險隊，在北京正式宣布考察結果。堅認在土耳其東北部阿拉拉特山上，海拔 3962 米處，發現一個「木結構」建築物，使用碳 14 法測定其年齡為距今 4800 年左右，認定就是諾亞方舟遺骸無疑。土耳其政府表示，將以此申請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保護專案。筆者謹就這個問題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諾亞方舟探謎

有人堅信諾亞方舟為真實的歷史，認為那次毀滅世界的洪水發生在西元前 2448 年。不止一個人宣稱，在土耳其西部的阿拉拉特山發現其踪跡。言其擱在一道懸崖下，或躺在一個冰封的山谷裡，或沈沒在冰湖底部，埋藏在 10 米厚的冰層下，或是撞破後碎片到處散布。一個飛行員自稱，曾經親眼瞧見阿拉拉特山頂，停放一隻中間寬、兩頭尖的大船。種種「鐵證」，足以證明這是真的。

筆者仔細觀察了那張所謂「大船」的照片，岩層結構十分清晰。其實是一個被剝蝕的短軸向斜的軸部殘餘部分，一種特殊地質構造而已。乃一種常見的地質現象，根本不是人工建造物。發布這個消息者必定不瞭解地質學，把這個中間寬、兩頭尖的楔形構造當作一艘船，造成了一場誤會。或以為這是古代的「船化石」，也失之偏頗。不知幾千年的樹木，在特殊情況下，可以成為質地堅硬的「烏木」，却絕對不能成為真正的化石。真正的化石木頭，即所謂矽化木，生成的年代以千萬年至上億年計。區區幾千年，就要形成一艘「船化石」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再者，照片裡顯示出不同的岩層，又當作何解釋？還有一些在山頂找到的木頭，何以證明就是諾亞方舟的遺物？山上有的是森林，不能任意以一根木頭視作為諾亞方舟存在的證據，這樣的論斷過於輕率。聯繫這次香港和土耳其有關人士的發現，如果其言屬實，只能說明是一種「木結構建築」，有可能是房屋遺迹，似乎也不能就立刻斷定是諾亞方舟的遺存。

一個根本的問題在於，地球上根本就沒有那樣多，可以作為變數的水。道理非常簡單，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算數題，就能明白一切。

要知道，地球上的水雖然很多，却絕大部分是海洋，占全球總水量的 97.2%，河流湖泊等地表水占 0.017%，地下水占 0.625%，冰川和海上浮冰占 2.15%，大氣含水占 0.001%。其中能够造成洪水的，最大的變數是冰川。世界上最多的冰雪在南極大陸，那裡的冰蓋面積為 1299 平方公里，平均厚度 550 米，最大厚度 2260 米，總儲水量也只有 2160 萬立方公里。地球表面積為 510064471.67 平方千米。即使把包括南北極所有的冰川都融

劉興詩，地質學家，前成都地質學院教授，以科幻聞名，電郵：liuxs1931@163.com

化了，平攤在整個地球表面的水層，也不會太深。怎麼可能造成「齊天洪水」，淹沒包括海拔 5137 米的阿拉拉特山在內，世界所有的高山。

退一萬步說，就算有這回事。消退的洪水又退落到哪裡去了？難道還有一個無底深淵，一直瀉流進地心。或者完全蒸發進天空不成？這道數學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，為什麼許多人竟沒有注意到，竟有那樣多的人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

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。根據《聖經》的描述計算，諾亞方舟的體積，換算出來只有 43097 立方米，也不可能裝下世界上所有的種子、動物及其食料。試想，不同的動物有不同的習性，吃的東西不一樣，還能再裝下供給牠們食用 150 天的口糧嗎？爲了滿足吃肉的動物的需要，必須多裝許多草食動物。這些命中注定作爲別的猛獸腹中餐的犧牲品，是不是也要給牠們準備足夠的食物，用以「保鮮」呢？再者，諾亞生活在西亞地方，更加不可能一下子把包括南北極，已經其他各種生態環境裡的種子、動物全都聚集在一起，裝上這只船。

胡適先生提出，做學問可以大膽假設，却還必須小心求證。一些人只顧大膽假設，不願意小心求證，從各個方面印證自己的假設是否成立，就埋下了失敗的影子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究其原因，或由於不知地球總儲水量，不知者不爲過，完全可以理解。或由於其他種種原因，不願放棄自己大膽的「一家之言」，這就值得商榷了。在這些人之中，當然大多數也是出於不知情，可以得到原諒。但是也不排斥極少數人出於一鳴驚人的念頭，多少帶有鋒頭主義，堅持錯誤而不改，以至擾亂社會公衆之視聽，這就很不好說了。

諾亞方舟故事的由來

諾亞方舟的故事盡人皆知，出自《聖經·創世紀》，無庸贅述。需要一提的是，這個故事也有真實的影子。在《聖經》故事發生的西亞地區，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類似傳說。

大約 8000 多年前，這裡曾經是遠古蘇美爾人的居留地。當時沒有紙筆，所有的事情都用削尖的木棍，以古老的楔形文字刻寫在曬乾的泥板上。其中，記錄了一場古代洪水的吉加美士泥板最爲珍貴。

這套泥板共有 12 塊，約有 3000 多行，記述了一部富有感染力的英雄史詩。乃考古學家於 20 世紀初，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古城尼尼微附近山中之發現，頓時就轟動了整個世界。

傳說半人半神的烏魯克王吉加美士，曾經會見過許多神靈。其中第九、十、十一塊泥板上，描寫了他會見「人類之父」烏特納庇什廷，探求生死奧秘的情形。在第十一塊泥板上，烏特納庇什廷轉述過去天神的一個警告。提醒烏特納庇什廷，大洪水將要把有罪的人類沖洗乾淨。吩咐他建造一隻大船，帶領自己一家和各行各業的手藝人逃難。洪水消退後，船擱在一座山上。烏特納庇什廷帶領衆人下船重新建造世界，才創造了新的人類，所以得到了「人類之父」的稱號。

在《吉加美士史詩》中，衆神會議決定以洪水消滅有罪的人類。具體執行這件事的，乃風暴之神伊西庫爾。他奉了神的主宰恩利勒的命令，在雷鳴閃電中，發動一場可怕的

洪水，淹沒了大地。暗示了這場洪水與雷電交加的暴雨有關。

請看，這和《聖經》裏的諾亞方舟故事何其相似，卻早在《聖經》故事流傳以前。

這是西元前 21 世紀，生活在這裡的蘇美爾人刻寫在泥板上面的，是最早的世界大洪水的神話。後來的巴比倫人根據這個泥板故事，發展而成另一個類似的大洪水傳說。時間往後繼續發展，當地出現了古希伯來人的《聖經》。其中的諾亞方舟故事，又從巴比倫人的神話轉化而來，算是第三次轉述了。由此說來，《聖經》裡的諾亞方舟故事乃是「第三版」，真正的版權屬於蘇美爾人。吉加美士泥板的大洪水故事，整整比《聖經》諾亞方舟的故事早 11~12 個世紀。誰先誰後，還不一目了然嗎？要知道，《聖經》實際上包含了西亞地區許多傳說。我們研究西亞地區所謂創世洪水的傳說，必須把這個先後因果關係弄清楚。《吉加美士史詩》故事，就是希伯來人傳說之洪水，以及諾亞方舟神話之藍本。

不同民族的創世洪水傳說

世界上許多民族，都有創世洪水的傳說，幾乎無一例外都有幾個共同的特點。這次洪水時間悠遠，發生在創世之初。當時洪水來勢凶猛，一下子淹沒了整個世界。大多數傳說還以為洪水沖沒了整個人類，現在的人類是洪水後重新繁衍的。

我國的大禹洪水，《聖經》裡的諾亞方舟故事，我們已經熟悉了，不用多說，再看幾個其他例子作為比較。

南美洲安第斯山中，印第安人傳說，天地開闢後，一個蛋裡生出巴里卡卡大神。有一天他來到一個正在慶祝節日的村莊，由於衣衫襤褸，受到眾人鄙夷，只有一個姑娘給他一瓶米酒。他告訴這個好心的姑娘，五天後將發洪水，趕快上船躲避。到時候果然發生一場洪水，沖毀那個村莊，淹沒了整個世界，只有那個好心的姑娘活下來。

同一地區委內瑞拉印第安人傳說，古時候「水的時代」裡，洪水淹沒了人們居住的奧裏諾科盆地，只有一男一女逃上塔曼納庫山頂，擔起了重新發展人類分任務。厄瓜多爾印第安人說，世界之初一場大洪水淹沒了一切，只有兩兄弟逃出來。洪水緊緊跟隨他們的腳後跟追趕。眼看快要追上，山又長高一些，才搭救了他們的性命。洪水消退後，他們抓住兩支美麗的小鳥，變成姑娘和他們結婚，重新繁殖了人類。

中美洲墨西哥傳說，遠古時期世界被洪水淹沒，只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乘船漂到一個高山頂。後來他們生了許多孩子，重新創造人類。奇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會說話，直到一隻鴿子飛來，才教會他們說各種各樣的話，成為不同的民族。

古印度《摩奴法典》記載，一個叫摩奴的苦行僧在恒河沐浴的時候，救了一條被大魚追趕的小魚。小魚告訴他，不久恒河將要泛濫，淹沒整個世界，毀滅一切生命，叫他及時準備。摩奴就造了一隻小船，小魚拖著船游到安全地方登陸。後來，摩奴就成為了人類的始祖。

東北亞洲堪察加半島也有類似傳說。據說世界剛形成時，洪水淹沒所有地方，只有幾個人用樹幹扎成的木排才逃脫災難。

非洲剛果也有一個故事。古時太陽朝月亮身上潑泥漿，使月亮黯淡無光。當它們相遇時，發生一場大洪水。男人們把攪牛奶的棍子安在屁股後面變成猴子，女人變成蜥蜴。

猴子和蜥蜴交配，才生成後來的人類。

古希臘傳說，衆神之主宙斯憤恨有罪的人們，決定用洪水消滅他們。普洛米修斯悄悄告訴自己的兒子丟卡利翁。丟卡利翁就造一隻船，和妻子皮拉逃難。他們在水上漂流七天七夜，雨住後登上俄特律斯山頂，繼續繁殖人類，開闢新世界。

太平洋和大西洋上許多島嶼原住民，也有同樣的洪水傳說。全都異口同聲說，當時海水上漲，淹沒整個世界。只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爬上山頂，才活了下來。

回頭再看我國南方一個傳說，開天闢地洪水來時，伏羲、女媧兄妹乘坐一個葫蘆瓢逃生，最後繁衍了人類。

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，幾乎驚人相似。特別是諾亞方舟故事風靡全球，奉此以爲藍本。於是後世便以爲真有一次蕩滌一切的創世洪水，曾經淹沒整個世界了。

創世洪水的真相

這涉及當時原始人們的「世界觀念」問題。要知道，當時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們，並沒有完整的世界觀念。他們的世界十分狹小，僅僅是自身生活的一個非常狹窄的小圈子而已。這一個個孤立的小世界，絕對不能和統一的大世界相等同，不能以此認爲當時的洪水淹沒了全球，包括阿拉拉特山那樣的高山也幾乎沒頂。

事實的真相可能是生活在河邊的某些原始部落，或者一些早期城邦國家，遭遇了一場特大洪水。有人僥倖乘船逃脫了性命，最後擱在河邊一座小丘上，就是漂流到「山頂」了。道理非常簡單，古今「世界」的含意大不一樣，古時哪有全世界的觀念？他們日常生活的小天地，就是心目中的世界。爲了取水方便，古代遺址大都散布在地勢低下的水邊地方，很容易被洪水淹沒。一旦洪水淹沒了他們居住的地方，就以爲淹沒了整個世界。

遠古誠然在許多地方有世界洪水的傳說，但是這都是一個個十分狹窄的小範圍內的「小世界洪水」。切不可擴而大之，無限誇張爲一個全球性「大世界洪水」。

近日宣布發現“諾亞方舟”遺骸的香港和土耳其有關人士，認爲這發生於大約 4800 年前。試問，倘若當時果真存在這樣的全球性「大世界洪水」，該地區的蘇美爾早王朝文化何以沒有完全摧毀？約在 4800 年前，正值鄰近埃及的古王國時期，定都於孟菲斯的第四王朝，首位法老斯尼弗羅和其子次任法老庫孚，亦即著名的齊阿普斯在位的時期，動員大批奴隸，修建古埃及規模最大的古夫金字塔。倘若當時洪水淹沒了整個世界，何以解釋同時這樣高度的文明？

然而傳說也不是毫無根據，所謂《聖經》諾亞方舟洪水的源頭，亦即吉加美士泥板洪水，在考古學上是有一定根據的。

西元前 2900 年開始，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地區出現了最初的城邦國家，進入了蘇美爾早期王朝時代。這個時候，先後出現的城市國家有基什、拉伽什、烏爾等遺址。其中，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南部，巴格達東南方向大約 350 公里處的烏爾城邦，發掘出王陵、墓葬群等許多遺迹，是一個可以作爲當時整個地區的代表性地點。

根據考古資料，巴格達附近的烏爾地方，早在西元前 5000 年左右，就是蘇美爾人的一個定居地點，屬於蘇美爾早王朝時期。大約在西元前 4000 年，開始形成城市。到了西元前 3000 年，這裡已經發展成爲西亞地區最強大的城邦國家之一。從早王朝時期

的王陵，擁有眾多殉葬者和精美隨葬品，可見其文化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烏爾遺址最下層的一個叫做歐貝德文化的聚落遺迹上，有厚達 2.5—3.7 米的洪水泛濫堆積物。其上是稍晚的歐貝德和烏魯克文化時期的墓葬群，分屬烏爾第一、第二王朝，以及更晚的薩爾貢王朝。如此巨厚的堆積物，顯示出當時洪水規模之大，延續時間之長。充分證明早在四五千年前，這裡曾經有一次特大洪水的侵襲，淹沒時間十分漫長，是遠古時期最有力的洪水作用的證據。這次洪水淹沒了烏爾遺址，當時居住在這裡的人們，就會認為整個世界都被淹沒了。諾亞方舟洪水的神話，是否這個事件的反映，值得進一步研究探索。

世界洪水的實質

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有同時期的「世界洪水」呢？因為當時正值一個全球性的災變氣候期內，以持續乾旱和突發性暴雨為特點，暴雨後就能產生突發性洪水。時間大約距今三四千年前，屬於第四紀全新世亞北方期。在此以前，距今六七千年前，溫暖潮濕的大西洋期內，由於積雪大量融化和其他原因，也容易形成洪水。

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，洪水發生率之高是可以想象的。一旦發生洪水，最容易受到損害的就是排洪水道兩側，地勢地平的地方。遠古原始農業時期，這些地方恰恰正是人類聚居的處所。首當其衝的原始部落，遭受重創後記憶猶新，一個個世界洪水的傳說就十分自然產生了。由於長期乾旱，古時人們對洪水發生可能性估計不足。由於突發性暴雨，產生的洪水具有特別巨大的破壞性。客觀環境和主觀認識不足的因素相互疊加，造成的災害影響也最大。如果我們不根據當時的古氣候和古地理環境認真分析，很可能迷失方向，盲目相信這些被無限誇大，神秘兮兮的故事，從而作出曾經淹沒整個世界的錯誤判斷了。

順便說一下，筆者也曾經在鄂西宜都長江江邊，紅花套新石器時代遺址內，發現一層較厚的洪水淤積物，可以作為曾經淹沒這個遺址的鐵證。稍晚的巫山新石器時代遺址，筆者也發現過洪水漫沒遺迹。如果當時當地也有神話遺留下來，豈不也是一次淹沒世界的洪水嗎？

大禹洪水的性質

大禹時期的洪水從哪裡來。按照傳統的說法，這場洪水是河道洪水。可是最近有人提出一個新觀點，認為是海平面上升造成海侵，淹沒了沿海平原，造成了這場大洪水。

這個說法雖然很新奇，卻不符合實際情況。我國沿海海侵主要在冰期時代的間冰期階段。根據鑽孔得到的微體古生物化石有孔蟲、介形蟲、放射蟲、矽藻等，結合地層分析，華北平原第四系河湖相沈積中，僅僅在局部地方夾有薄層海相沈積的真實情況。在整個第四紀期間，只有幾次大規模海侵。

其中在晚更新世期間有 3 次海侵，包括發生在距今約 12.8 萬年至 7 萬年前的滄州海侵，3.9 萬年前的和大約 1 萬年前的黃驊海侵的規模比較大。從這三個海侵的名稱，翻開地圖看一下，就可以看出淹沒的範圍。最大的獻縣海侵到達河北平原中部，其次的滄州海侵時期，海水到達今天的津浦鐵路一帶，最小的黃驊海侵僅僅淹沒了渤海邊一小

片地方。進入最後一次冰期結束後的全新世期間，並沒有大規模的海侵發生。即使在六、七千年前溫暖的大西洋期，海面上升也不大，還比不上黃驩海侵的範圍。試問，這樣規模的海侵，怎麼能夠造成大禹時期的「天下洪水」？

與此相反的是，大禹所在的時代正是全新世亞北方期的全球性災變氣候階段，以持續性乾旱和突然發生的洪水交替出現為特徵，海面不但不會上升，反倒是下降。在這樣的氣候環境裏，根本就不可能上升形成海侵，這種說法根本就不能成立。

大禹洪水是江河洪水。由於災變氣候的影響，大面積連續性的暴雨生成的洪水，才能在廣闊的中國大地造成嚴重的水災。任何考證必須尊重科學事實，靈機一動冒出來的新穎觀點，奇則奇矣，却很難得到古氣候科學的認同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李連等，世界考古學概論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89

陶陽等，中國創世神話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

收件日期：2010 年 4 月 30 日

定稿日期：2010 年 5 月 31 日